

台灣雙十節慶，我是台下觀眾。

編按：今年雙十節前後，網上流傳多幀雙十節老照片，在青天白日下，旗海處處，滿地紅的卻不在台灣，而在香港：橫懸徙置區與公共屋邨之間的旗海，回憶滿滿。今天，[移民台灣](#)的香港作家陸穎魚，談談她身處台灣雙十節的、他鄉重遇香港朋友的經歷。

如同香港九七回歸一樣，我對台灣雙十節，或正確來說，中華民國國慶日，兩者心情一樣寧靜，沒有太多感慨，因而沒有太多感動，就是把它視為平常日子來過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

不少香港人期待的大型煙花匯演活動，我一點興趣都沒有，面對台灣的閱兵典禮亦然。台港於我，是一視同仁的地位，七一回歸也好，雙十節慶也好，它們在我身上都不會發生任何慶祝之事，湊熱鬧之事，大悲大喜之事。

然而，今年我和雙十節慶的距離卻拉近了點，因為我在台北見了兩個人，從香港來旅行的朋友，因緣際會遇上的陌生人。這一男一女，難得同一天，分別在中午及下午領着角色出場，在有限時間裏，我們看似站在相同舞台上，但我心底知道，他們才是真正站在台上，說故事的人物，而我只是台下觀眾。來自香港金融界的F先生

人生中第一份正式職業是做財經記者，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時期入行，一做就六年，做到結婚要移居台北才辭職。可能是職業病，每當我走進信義區，看見國貿大樓、世貿展覽館、台灣證券交易所，還有國際投資銀行等身影，這個被命名為「台北金融曼哈頓」地區，都會讓我想起中環，一柱擎天的國際金融中心，銀行和證券行林立的皇后大道中，通往各個金融機構的中環行人天橋……

可是叫我想念的，是身處金融機構內工作的人物。好像F先生，我入行不久便認識的「財經演員」？他年紀不少，喜歡吃喝玩樂，經常笑說自己貪錢，鍾意睇靚女。今年立法會選舉期間，我發現他在面書上指摘建制派，便心想：「點解佢突然咁勇？」

早前，F先生趁假期來台北旅行，更提早發信息給我說，有空出來敘舊。於是雙十節前兩日，我和社長和他便坐在西門町一家老字號小吃店，一邊吃着平價雞腿飯，一邊交換對方的生活及工作狀況。F先生指，××××已經半年內轉三次工，得罪三個老闆；××××的老婆生了龍鳳胎，行運行到腳趾尾；××××真叻仔，市況不好依然炒窩輪賺錢；××××的女兒剛大學畢業，都出來工作了……直至他苦哈哈地說：「我準備退休了，雖然大家同屬協會，但我和××××他們立場不同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，避免拖累大家啦！以前他們不講政治，現在是連聽都不敢聽。」

想起我所認識的××××們

頃刻，我感覺到與F先生之間一種前所未有的友誼，也想起我所認識的××××們。香港作家葉輝寫過：「比如說，他人之愛、他人之敵、他人眼中的好人或壞人、消費者、叛國者、正義先鋒、作者、造謠者……等等，幾時輪到孤孤單單的一個人解釋、澄清、抗議、更正？」是的，在這世界裏，大家認為立場有多值錢呢？每人有每人的選擇，例如F先生，例如那些××××，例如我自己。

與F先生拜拜後，台北又下起細雨來，我和社長從西門町往台北車站走，沿途看到人群聚集在馬路，走前去看，便看見一輛又一輛大型裝甲車，後來我才知道，那裝甲車的正確名稱是「AAV-7兩棲突擊車」。社長說，因為要舉行國慶大會，所以國軍和裝甲車都會出動進行預演。

剛好這個不期而遇，讓我近距離看到台灣的軍備，也才意識到雙十節慶要來了。而我如遊客一樣，在裝甲車面前拍下照片，不帶一點留戀便轉身離去。走着走着，我看到一家按摩店，竟然又像個遊客似的走了進去。

付好費用後，按摩阿姨把我領到按摩椅的位置，輕聲表示有熱茶可喝，接着拿出計時器，五十分鐘的頭肩頸及腳部按摩正式開始倒數。她一邊按摩，一邊問我力度夠不夠，語氣非常禮貌，我看她的臉，年約五十歲，皮膚黝黑，綁了馬尾，個子不算很高。

本來我們相安無事，就服務者與消費者的關係，直至她聽見我講電話時的廣東話，便主動地問我是否香港人，聽到「是」的回覆後，她就熱烈地笑起來，談起她的前半生故事。

廣西人在台灣

她，廣西人，三十多歲做寡婦，後來嫁給台灣老兵，獨自移民來高雄，兒女留在大陸。在高雄，她做看護負責照顧老人，每天二十四小時工作，很累也很大壓力。後來，她來台北找到按摩店提供在職培訓，學到一技之長後，便在按摩店工作至今。

她的故事講完，我的按摩結束。從頭到尾，她都講着口齒不清的廣東話，我不算聽得太懂，反而卻更加認真聆聽每句說話。最後，當我準備起身離開時，她在笑容可掬的唇上擠出一個數字：「二十五號」。如果我下次再去光顧，她要我記得找二十五號，這是她在按摩店的名字。

終於十月十日來了，台北的雨還是斷斷續續下着，我留在家中寫稿、玩面書，偶爾看到雙十節慶的新聞與影片，大概知道這是蔡英文總統上任後第一個雙十節慶，主題是「台灣有你真好」，雙十節慶活動由上午九時開始至十一時五十分結束。

是的，我還是對國慶日無感，但記憶中的距離變親近了，因為我總是想起F先生和二十五號，想起一個香港人和一個廣西人的故事，他們與中國與台灣的关系。想着想着，人就累了，想起葉輝還有寫過這句：「做自己好了。傷心了一會兒，憤怒了一會兒，還得跟這世界打交道。將將就就，take it easy。」

每次讀着這句子，我都覺得可以原諒自己（我為什麼不能關心自己，多於一個國慶）。就像七一回歸，雙十節慶，其實大家明明了解不多，就不要裝模作樣地熱烈慶祝，倒是安安份份地做台下觀眾，先把故事聽好，再跟這世界打交道吧！

文·陸穎魚

香港坑口人，曾任職記者、《字花》編輯。後被台灣某獨立出版社社長據為己有，二〇一四年七月移居台灣，勿忘寫詩讀書看電影。著有《淡水月亮》、《晚安晚安》。